

■第一阅读

孤独的绝唱

——我写《八大山人传》

□陈世旭



是八大山人研究极有收获的时期,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大并向纵深发展,从而带来了勃勃生机,成为八大山人研究再度中兴的时代契机。由此,八大山人的研究,从中国逐步走向了世界,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门独具特色的八大山人研究学科。

八大山人的研究者不少是海外学人,特别是中国港台地区和美国、日本的学者较多。有的穷毕生精力于此,成就卓著。至于鉴定专家,多又集中在北京、上海两地。一批老专家为八大山人的研究作出很多努力,但年事渐高;进入21世纪,新一代研究八大山人的专家崭露头角,在资料的进一步发掘整理方面,在字号、身世方面,在作品的解读方面,继有不少创获,且个人研究专著也陆续问世。

支离的身世,怪诞的画面,禅偈般的诗文,天书样的题款似哭似笑、非哭非笑,太多的迷惑和不解,一个孤苦而睿智的灵魂哭笑颠狂间为我们设下一个个悬念,也留下无穷猜想的空间。仿佛黎明前的黑暗天幕下那一颗最耀眼的孤星,伴着沉落的残月,遥远而寂寥地闪烁。300多年后,投射到我们身上的,是他那穿越时空、被稀释被剥蚀之后的微茫的清光。

今天,当我们想要还原八大山人那闪烁的热力和辉煌时,惟一可依凭的就只有那一抹依稀而灿烂的光亮。在那抹光亮的引导下进行跨越时空的透视,这是我们能找到的最接近历史真相的一种方式。人们从各类支离破碎的卷帙中烛幽发微,将尘封的点滴史实,连贯串起来,打破文献与文献之间的藩篱,使其中的相关性和紧密性,在同一个事件中,融会贯通于人物、事件的生发与结果,从而尽可能地接近事实,发挥其最大的历史价值。

严格地说,这部或可称作“传记”的文本只是一部关于传主幽深曲折的艺术思维生成、变化、发展的心理过程的叙述,而且因为传主作品散失的过多而过于粗疏简略。萦绕在八大山人这个名字上的谜,有的也许我们永远无法解开,我们可以做的是尽我们所能,剔除那些明显错误的认识,改变一些无稽的谬传。

研究八大山人最可靠的文本依据,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他本人的诗作、信札、书画题跋,以及他同时代人与其交往的各类文字。后者中最有现场感的当属几位与他有直接交往的文人写的他的传记。我所知道的一位是邵长衡,一位是陈鼎,二者皆有《八大山人传》传世。此外,清一代关于八大山人的完整文字还有龙科宝的《八大山人画记》和张庚的《八大山人》。

上述作者留下的八大山人的传记文字,因作者本人所具有的较高素质及其与传主为同时代人,无疑成为研究八大山人最重要的文献之一。

数百年来,八大山人研究日益丰富,日益精确。八大山人的身世逐渐浮现于模糊昏暗的历史卷帙的表面。这使得人们有可能凭借这些研究成果逐渐了解八大山人的一生,依据其思想、画风与书风,以其师承渊源、选题立意、内容主题、造型构图、笔墨形式并联系画家的主观性。

一是研究八大山人的名号、身世、生平与交游。1960年,《个山小像》的发现,揭开了考证八大山人的序幕。这幅画和画上的题跋,成为八大山人身世的最可靠的血缘蓝本,构成八大山人研究的一个牢不可破的坐标,使得后世得以有一个可靠的依凭来就其生平家世、作品真伪等进行较为系统的考证乃至争论,从而不断排除谬见的迷雾,使人们逐渐对八大山人有一个较清醒的认识。

二是研究八大山人思想、艺术成就。历代有关其艺术风格的感悟性、鉴赏性的评语可见于一些作品的题跋及传记中,但作为理性的较为科学的研究论文,赋予现代意义的阐释,始于20世纪60年代。这半个世纪以来,可以说

300年来八大山人研究成为显学,尤其是近几十年来,海内外的大量研究成果,奠定了八大山人研究的基础。论著基本上可分为两大部分:

一是研究八大山人的名号、身世、生平与交游